



▲古巴空军 T-33 教练机涂装

鹰翔猪湾

为卡斯特罗而战!



■ 卡斯特罗实地了解被击落的敌机

已故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有着传奇的人生,他不仅率领几十个战友缔造了拉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成功粉碎了美国策划的一连串颠覆活

动,让红旗持久飘扬在加勒比海上。在卡斯特罗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1961年猪湾事件无疑最为人们熟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搜罗流亡的古巴反共分子拼凑成

2506旅,在猪湾实施登陆,却被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特别是空军粉碎。最近,那场战役的英雄飞行员拉斐尔·德尔·皮诺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八条汉子

1959年,我(即皮诺)脱离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加入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军。我原来的战友中,大多选择出国,因为他们在内战中轰炸过革命军,害怕被新政权清算,结果新生的革命空军几乎人去楼空。卡斯特罗对投奔革命阵营的旧军人不咎既往,继续予以信任,并大力支持空军尽快恢复。然而,由于训练不得法,事故不断,不到一年,居然有一半的飞行员丧生,旧空军的两名老飞行员勇敢地向上级提意见,立即叫停不科学的训练方式,重新确定专业培训课程,从1960年1月开始较正规的训练。

经过艰苦培训,终于有20多名飞行员掌握了飞行和作战技能。没想到,空军里居然出现阴谋刺杀卡斯特罗的秘密集团,除了我和另外七名飞行员,别的飞行员都被隔离审查。为了管理部队,卡斯特罗派了

他的司机来当圣安东尼奥·德洛斯科·巴诺斯基地指挥官,八条“飞行汉子”严格服从他的指挥。一天,卡斯特罗来视察,我主动询问苏联答应支援的米格歼击机何时来,他开玩笑说:“你们这些飞行员总觉得谁都不如,可炮弹落下来,你们会像兔子一样跑得没影了,没一个会起飞杀敌。”我立即回答:“您错了,我们会起飞杀敌,您等着瞧吧。”卡斯特罗一惊,然后热烈地和我握手。

敌人来犯

1961年4月15日,被美国武装起来的2506旅发动入侵,他们的八架B-26B轰炸机分成三路,三架去炸哈瓦那的古巴空军司令部,两架去炸圣地亚哥港,另三架去打巴诺斯基地。它们涂着伪造的古巴空军标识,突然出现在我们头上,我和伙伴卡雷拉斯各自开走一架未熄火的T-33教练机,而其他飞机则散落在基地各处,无法动弹,我亲眼看到一架轰炸机用火箭弹炸掉基地里已报废的F-47和AT-6飞机。

4月17日,敌人在猪湾登陆,控制了吉隆滩和长滩,随即巩固桥头堡,以便从运输船上卸下重武器。卡斯特罗电话通知巴诺斯基地:“打沉所有来犯船只,打掉所有来犯飞机!”当时能开飞机的人里面,我的经验最少,只飞了30个小时,但教练说过:“靠近敌机,直到看到敌机飞行员的头盔,然后开火。”

我和战友席尔瓦、布尔扎克分别驾驶T-33起飞,其中席尔瓦朝东飞,寻找打击目标。过了一会,我看见一架飞机,涂的颜色跟席尔瓦驾驶的一样,我就用无线电呼叫席尔瓦:“看到你!”席尔瓦回复:“见鬼,是敌机,不是我!”明白了,我立即开足马力接近敌机,一看见对方头盔就开火,几秒钟后,我感觉座机震了一下,以为自己中弹了,结果发现是被打烂的敌机碎片弹射到我的飞机上。与此同时,驾驶海怒飞机的卡雷拉斯和驾驶

T-33教练机的费尔南德斯,也各自击落了一架敌机。

打掉敌机后,我朝着席尔瓦与布尔扎克驾驶的飞机飞去,在他们头上盘旋掩护。席尔瓦飞得几乎贴近水面,我和布尔扎克都警告席尔瓦,让他拉高一些,但他不听。席尔瓦远远地朝着敌登陆艇开火,子弹在登陆艇周围激起大片水花。其实,他的任务是攻击大个的运输船,可他却追着登陆艇开火,而登陆艇就是一只“刺猬”,上面架满高射机枪,结果席尔瓦座机机翼被子弹打掉,飞机坠入海里。席尔瓦之死让我悲痛万分,我向登陆艇射出最后几枚火箭弹,将其变成火球。

闹乌龙了

4月18日早上,我和普伦德斯分别驾驶一架T-33升空,但天上已经没有敌机了,于是我们就去攻击敌人的地面部队。下午,卡斯特罗通过电话给通信部长下达命令,通信部长向空军转述命令:“在普拉亚拉尔加,你们将看到有烟雾升起,那就是敌人的榴弹炮阵地,从那儿到吉隆滩约四五公里,你们必须摧毁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我和费尔南德斯驾机在前,鲁德驾机在后,我们在预定区域猛烈开火,可事实上挨炸的是古军第123营,该营被紧急派往吉隆后,发现2506旅已经放弃阵地。后来,第123营又遭到2506旅偷袭,损失严重。

4月19日早上,卡雷拉和普伦德斯又驾驶T-33出击,击毁2506旅的一架轰炸机,另一架被高炮击落,这两架飞机都是美国飞行员驾驶的,他们是作为中情局的合同工参战的。下午,我们全体出动,执行空袭任务,为了加强威力,连一架机体有破洞的海怒飞机都派上去了。我们发现,现场突然出现一艘美国驱逐舰,它与2506旅的登陆艇挨得很近,显然是想打掩护。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美舰,专炸登陆艇。返回基地后,我向卡斯特罗报告情况,他说:“这帮狗崽子想溜,没那么容易。”于是,我们的飞机再次升空,此时美舰已经离开,我们更加大胆地轰炸岸滩一线。不久,古军收复全部失地。20日,我和费尔南德斯驾机侦察,发现一些美国船只正在搜救2506旅幸存者,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不要攻击。后来,卡斯特罗命令古巴航空公司客机去战场侦察一下,那是古方在战役中的最后飞行。 陈晓娟

飞行员皮诺与心爱的T-33飞机

古巴空军反复攻击2506旅运输船“哈斯顿”号

且看苏联如何“钓”出美国潜伏特工

苏联农民子弟阿·菲拉托夫从总参军事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工作,1973年6月以少校军衔派往苏联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次年掉入中情局设置的“美人计”陷阱,成为化名“阿列克斯”、暗藏格鲁乌内部的“鼯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直到被捕。

不收手 不收敛

菲拉托夫被招募后,常去美国商人的别墅,提供情报,接受培训。1976年4月,中情局获悉菲拉托夫将回国,便指定新的联络方法:美方每周在联邦德国(西德)法兰克福进行两次德语暗语广播;利用秘密联络信进行反向联系(让人以为是在外国写的);必要时,中情局驻莫斯科联络员与之在迪纳摩体育场接头。7月,菲拉托夫回国前,从美方手中拿到6封秘密联络信、密写圆珠笔和复写纸、带有各种细则和说明书的密码本、“米诺克斯”微型照相机和备用胶卷等,还获得1万第纳尔、4万卢布和24枚沙皇时期的金币。另外,双方谈妥的美元报酬,每月转到中情局为菲拉托夫开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

菲拉托夫回国后,先在格鲁乌总部上班,后去某研究所任职。他故意装出思想进步,向党组书记靠拢,受到所领导重用。生活中,他却截然相反:为自己购买新轿车,玩女人,一个月在饭店里挥霍掉4万卢布。

菲拉托夫很“敬业”,被捕前执行18次美方无线电指令。1977年1月29日夜,他利用在单位值班之机,用密码表和专用复写纸向中情局撰写第一封密码报告,2月8日,从莫斯科和平安大街地铁站的邮箱里发出。3月初,他收到一封例行密报,通知他报告收悉,要求他3月1日再发一份。3月末,菲拉托夫收到一份密码电报,通知他第二封密报未收到,为求稳妥,原来的“友谊”密藏点废弃,将启用科斯托马罗夫沿岸大街上的“河流”密藏点。6月24日,菲拉托夫没有拿到事先约定好的盒子,26日再去也未拿到。

他吓坏了,28日用密信向中情局汇报,不久得到回复称,他之所以没拿到东西,是因为美国联络人发现被跟踪,未能在25日将东西放到密藏点;至于以前所发密信丢失一事,看来是在邮寄时遗失了,不必担忧,要相信复写技术的可靠性。

早就露馅了

其实,早在1976年1月,克格勃无线电技术侦察局就发现美国设在西德的情报中心屡屡发出单边无线电广播新频率,这明显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暗语广播,便立即排查已回国和即将回国的苏联军官。

调查持续近一年,1977年2月,克格勃在邮检时发现一封可疑的信,经密写专家处理,看到信纸上出现带“结束”字样的数字报文,于是对这封信拍照后让其正常发出,最后发现收信地址是中情局窝点。通过调查大量卷宗,线索集中到菲拉托夫身上。1977年夏,克格勃逮捕菲拉托夫,送进列弗托沃监狱。面对铁证,菲拉托夫只好招供。

好一出“请君入瓮”

菲拉托夫被捕后,克格勃将他作为双面间谍向中情局输送假情报,以愚弄美国人。1977年7月22日21时,菲拉托夫收到最后一份呼号“258”、共计110组的密码电报。此前,克格勃外线人员通过跟踪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人员,发现以使领馆档案秘书作掩护的中情局特工文森特·克罗克特利用密藏点与菲拉托夫联络,便决定在他前往密藏点放东西时抓个现行。

9月2日晚7时,克罗克特把带有无线电设备的专用护环藏在衬衫下面,并检查了中情局交给菲拉托夫的油布包,里面有一截空心电缆,电缆里藏着300卢布、5个用外语写的假地址信封、几个密码本、一支密写钢笔和例行行动指令。晚8时,克罗克特收到菲拉托夫的确认证信号后,带着妻子开车出发。他们先来到罗斯饭店,坐在一张早就选中的单独餐桌旁用餐,边亲热地交谈,边留意过往客人,看看是否有“尾巴”。两小时后,他们离开饭店。



▲ 菲拉托夫在克格勃监视下活动

▲ 美国外交官克罗克特夫妇被抓现场

谍海风云

汽车在街上安静地行驶,克罗克特留心观察周围动向,最后来到科斯托马罗夫沿岸大街。街上空无一人,连车辆和流浪狗都看不到。当汽车路过一个路灯时,妻子按丈夫的提示把油布包朝围墙方向扔出去。之后,克罗克特狠踩一下油门,只听轮胎擦着地面发出一声尖叫,车子朝契卡洛夫大街方向的岔道驶去。驶离危险之地,克罗克特这才长吁一口气,情绪放松下来。但是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交警挡住去路,同时还有好几辆汽车开着前灯冲上来!

深夜时分,克罗克特夫妇被带到克格勃的接待室,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们已经无法抵赖,在履行完手续后,被美国领事带走,很快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而菲拉托夫本人则在1978年7月14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经上诉,改为15年有期徒刑。在彼尔姆-35劳改营度过全部刑期。获释后,菲拉托夫找到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要求补偿损失,希望将他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转到自己在莫斯科的银行账户上。一开始,美国人对这个毫无价值的废物不予搭理,后来被他弄烦了,干脆答复:只有美国公民才有资格获得补偿,而他是俄罗斯公民,无权求偿!常立军